

雾·鸥·流星

施蛰存 著





2 034 9801 8

雾·鸥·流星

十年创作集 下

施蛰存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一年·北京

装帧设计：阿 沁

雾·鸥·流星

Wu Ou Liuxing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283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2\frac{7}{8}$ 插页 2

1991年1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4,540

ISBN 7-02-001071-7/I·1012 定价 5.50 元

目 次

替女人行品

狮子座流星	3
雾	14
港内小景	27
残秋的下弦月	36
菀蕤	43
妻之生辰	52
春阳	57
蝴蝶夫人	66
雄鸡	77
阿秀	88
特吕姑娘	105
散步	114

小珍集

名片	129
牛奶	140
汽车路	151
失业	164
鸥	174

猎虎记	181
塔的灵应	195
嫡裔	210
新生活	226

集外

花	239
黄心大师 ^译	244
幻月	265
娟子	288
花梦	311
追	331
新教育	357
圣诞艳遇	366
祖坟	371
徽章	385
一个学生的死	400

善女人行品

狮子座流星

卓佩珊夫人在一路公共汽车中坐定了，脸上还觉得发烧。她自己也不相信竟会有这样的胆量，到底去请教了吴瑞书医生。可是这有什么用，吴瑞书医生帮助了她什么没有？还不是和她的那个学产科的旧同学陈小姐所说的话一样？她怀疑吴医生会不会在她走了之后暗笑她：“一个无事忙的性急的太太。”

但是她决不承认她是“无事忙”。医生的话未必全是对的。前个月，大阿姨的女儿三因项颈边生了两颗栗子粒，去看一个东洋留学的医生，叫做张廷……廷什么的，他怎么说？他说是梅毒。哪有这种事情，人家规规矩矩的黄花少女。后来到底，可真巧，碰着了一个乡下出来的郎中，一服草头药，就消了下去。不过，不过……卓佩珊夫人又怀疑起来了，吴瑞书医生是德国汉堡大学的医学博士，妇科皮肤病科专家，是的，她已经把广告念得很熟了。医生不是要算德国回来的最靠得住吗？

她一想起刚才吴医生替她诊治的情形，脸上发烧得更凶了。医生总有那么样一副正经面孔，这倒反而难受。当种种考察都施行过之后，他皱着眉头，“很好，很好，一点没有毛病，完全健康。”他后来又怎么说？那是什么意思？“几时顶好请你们密司特……”他还没有晓得他的姓，我告诉他，“……哦，密司特韩也来检查一下。”难道他会有什么？……也许，也许……大块头有关系。倒忘了，没有问，大块头有关系没有。

三年前结婚的时候，他还没有这么胖。她很记得，那时候他们还常常一块儿去跳舞，他还能很活溜地跳却尔司登。可是，这两年来他真胖得快，人家说“财发体发”，真的，一升做主任就胖起来了。可没想到胖了也有坏处。以后应当少给他吃肥的，多吃些盐。不过，这也没有一定，住在我们后弄的那安徽人却生了三个儿子，白胖得跟他们爸爸一个样，那又怎么说？

这当儿，车驶下外白渡桥，沿着黄浦滩一直溜过去。软软的座垫显着怪柔和，怪舒服。光陆大戏院屋顶上的那个上海电力公司的年虹光大招牌，就好像一只有劲的大手掌，想把从邮政局钟楼上边射过来的夕阳挡住了。可是哪里挡得住，这黄金的光终究穿透了她坐着的车，一直爬上浦东的一排堆栈的高墙。

车里还有两个外国女人和一个中国女人，都跟她差不多年纪。一个外国女人还带着一个女孩子，穿着毛茸茸的黄颜色的羊毛衫裤，活像一个玩具里的猢猻。她们都好像给夕阳光烧炙着，脸红红的透露着一股春意。从黄浦江上吹来了一阵晚风，她们都好像觉得很舒服，那个中国女人甚至把大衣领头翻下来，让风吹进她的胸衣。可是她，卓佩珊夫人，却觉得冷，冷得皮肤都起粟了。这就显见得她身体坏，医生没有看出，可是她自己觉得。秋天，多坏的天气！一到秋天，身体就支持不住了。她把大衣裹了裹紧，咒诅着这天气，但眼睛却无意中又瞅着那伶俐的小猢猻。

车停在沙逊房子前面，各色各样的人挤进来了。一个面目黧黑的外国人来坐在她旁边，把她一直挤紧在角落里。但是这外国人没有坐定，就立起来让给一个很美丽的，穿着一件网纹绒线衫的外国女人了。她这一旁的座位上，除了她，差不多全给外国女人占据去。这些都是大公司里的女职员。好福气啊，她们身体

这样好，耐得了整天的辛苦。可是，难道她们都没有孩子的吗？

车还没有开动。卖报人不但嘈杂地高叫着，并且还把报纸从车窗里乱塞进来，擦着每一个乘客的肩背或脸。她回过头去，一张报纸晃动在她眼睛前，一个沙哑的声音：“刚刚出版格号外《时报》。”她摇摇头。一个老枪闪了过去。扶梯底下的报纸该卖掉了，已经堆不下了。这几个月的报纸真冤枉，简直都没有看。最好能够单定一张本埠增刊，翻翻戏报就够了。……不过，也难，大廉价的广告又都登在第一张。……看广告常常容易上当，多花费，今天早上要是不看见这医生的大广告，这一趟也就省掉了。呃，明天准定叫阿蓉回了。……再不然，就定一份便宜点的，横竖有大事情的时候好再定。

卓佩珊夫人正在打算节省一点报费的时候，一个锐利的孩子声突然在她耳朵边嚷着：

“阿要看，今朝夜里，扫帚星出现！”

扫帚星，她记得好久没听到过这名字了。她没有看见过这颗星，但是她晓得这不是颗好星宿，因为她小时候，妈妈宠了她，嫂嫂就在厨房里说她的背话，骂她扫帚星了。

“难得看见，三十三年一转！”

嘹亮的叫嚷又在她耳朵边响着，于是站在她前面的那个围着白丝巾的男子，从她肩膀上伸出一只手去，以两个铜元换来了一张报纸。

车开动了。她才注意到有许多人买了报纸。《时报》，《大晚报》，《新夜报》，还有英文的晚报。这些人是不是都预备看扫帚星的？这是不是像月蚀一样的东西？是一颗很大的像扫帚一样的星呢，还是许多星排成一柄扫帚的样儿？今天晚上，人家会不会敲锣放炮呢，像前年月蚀的时候那样？她这样怀疑着。

她耐心地等待着前面的那个男子把报纸翻过来，当他看别的新闻纪事的时候，她可以偷瞧见关于扫帚星的新闻。究竟怎么说着？可是车好像已行过了两站路，他还没有看完一版新闻。太慢了！这个人真够笨，看这样一张报还得费这许多时候。她顺眼看别的人，有的正在翻看后幅的新闻，有的已经看完了，把报纸折起来塞在衣袋里。她开始后悔刚才不自己买一张。但是，女人在车上买报纸看，这倒好像是稀有的事，她似乎并没有看见过先例。

于是车停在永安公司门前了。他才移动了手中的报纸，但并不翻过后幅来，他把报纸勿急地折拢来，挟在腋下，回头一望，在人群中一阵子乱挤，下车去了。她觉得好像被侮辱了，有些不便出声的骂人话从她心里涌上来。各种各样的晚报的叫卖声，依然在她耳朵里响着：

“要看豪燥，《大晚报》，号外《时报》！”

但她没有从手皮包里取出铜元来的勇气。车中人愈挤得多，旁边的那个穿网纹绒线衫的外国女人不住的挨过来。前面立着一个看上去很整洁的年青人——其实这男子和她是年纪相仿的，可是她并不以为如此，她以为他是一个美丽的年轻人。他给旁边和后面的人，随着车身的簸动而推挤着，使他的腿屡次贴上了她的膝盖。为了要维持他的礼貌，虽然她并不闪避，但她的膝盖能闪避到哪里去呢？他不得不以一只手支撑着车窗上的横木，努力抵御着旁边人的推挤。她看得出他是很累的，因为他蹙着眉头，两个脸颊涨得通红了。她想对他说，不必这样地讲规矩，即使他的腿稍微——不，甚至是完全，那也有什么关系呢？——贴上了她的腿和膝盖，她也原谅他的。但是，她真的可以这样说吗？

于是她想起了丈夫，身体一胖连礼貌也没有了。为什么他这样的粗鲁呢，全不懂得怎样体贴人家？她一件一件的回想，一直想到昨天晚上他吃牛排时候的那种蠢态。她曾开玩笑似的骂他一声“猪猡”，可是他也不恼，只晃着脑袋笑，活像那个！天下的人真有那样的！也许，这又得想回头了，也许这些全是假的？也许他算是赔小心眼儿给我？要不然，难道他在行里做主任，也就是那样一副傻气吗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他不是傻子！

可是，为什么要假装着这样？我并不欢喜。我要他严肃一点，文雅一点。是的，文雅得像这个年轻人一样。卓佩珊夫人抬起头来，这文雅的年轻人正在用文雅的眼睛注视着她的髻曲的美发。在这样凝静的注视中，她看得出充满了悦意和惊异。她不禁伸手去拂掠这新近电烫过的青丝。

在薄暮的静安寺路上，公共汽车以最快的速度驶行着，一会儿就停在西摩路口了。卓佩珊夫人从那年青人的腋下钻出来，下了车，她觉得筋骨骤然地轻松了，可是冷气跟着直往里钻。她换了口气，裹紧了大衣急忙走，好像还有许多冷气在后边追上来。

走进里门，那管门巡捕和王公馆里的丫环又在一块儿说笑。这是谁说的，他们俩近来很有些意思？她沉思着，随即就想起这是阿蓉说的。阿蓉白天闲着没有事，专喜欢打听里巷间种种琐屑新闻，一到晚上，就啰啰苏苏地来告诉了。王公馆里的丫环，她是看见过的，身段儿和相貌都还不错，只是有些呆气。可是那管门巡捕呢？她好久就想留心着，但进出里门的时候，不是没看见，便是忘了。今天一看见那个丫环，阿蓉告诉她的话都想起来了。她不禁向那管门巡捕看了一眼。是个结实的小伙子，也并不讨厌。她这样想。

“你看得不得，看了要生小娃娃。”

卓佩珊夫人才走过，就听见背后的那管门巡捕这样说。这话够多么奇怪，又透着狎褻！要不是她心里正在希望一个小娃娃，她一定会格外走得快些的。她不晓得他们正在说些什么话。看什么东西？她觉得脸上一阵子热，可是她还得回过头去看一看。那王公馆里的丫环正在举起一只脚，踢着他的脚胫：

“死鬼，没得好话！看天上的星有什么啦！”

星？看天上的星？什么星？卓佩珊夫人立刻就想起了今天晚上晚报上登载着的新闻。“阿要看，今朝夜里，扫帚星出现！”卖报人的叫嚷又在她耳朵里鸣响了。可是，那巡捕怎么说？那又是什么意思？她怀疑着，不觉已走到了门口。

走进后门，阿蓉正在厨房里做菜。

“阿蓉，拿几个铜板去，街口去买一份夜报。”

她从皮包里取出几个铜元来给了女仆，一张公共汽车票给带了出来，飘落在地上。她走进客厅，丈夫正静坐在圈椅里，喷着烟。他真像一个等候主人的来客。

“怎么，不是去买东西？”

丈夫从烟雾中问。

“买东西？谁对你说我去买东西？”

丈夫给问住了，呆看着她，一时回答不上来。她觉得他可笑。可是他还想辩：

“我想你出去总是买东西。噢，不错，我以为你到惠罗公司去买那块窗帘去了。”

她微哂着，做着Hula舞的姿态，旋转身，像射放到月球里去的火箭一般，奔上了楼梯。

以后的十分钟间，他在楼下抽烟，从烟圈中揣测着当日买进

的一千五百金镑的前途。她在楼上抽烟，从烟圈中看夜报上登载着的关于狮子座流星群的纪事。

一先令九便士六二五，正二月份，六八七五，哦，麦加利吃三月一先令九便士七五，花旗吃十二月五六二……汇丰……卖出？……英法要求停付美债。靠不住。美国一定拒绝，……而且……若使法郎英镑折美金算，难说……但是楼上地板给小鞋跟清脆地叩响了。

“大块头，大块头，来！”

一听见太太的召唤，华夏银行的国际汇兑部主任韩先生就从他的圈椅里站起来，两指间夹着一个已经熏到指甲的雪茄烟蒂头，蹒跚着上楼了。

她将一张晚报递给他，指着一条新闻：

“你看，狮子座流星可就是扫帚星？”

他不作声，鼻子里哼着，接了那张晚报，在她旁边坐下了。但是他虽然把这节新闻纪事看完了，也还没有十分明白。他觉得不能再耽搁回答她的时间了：

“我也不晓得，大概……”

忽然他注意到一堆雪茄烟灰堕在他膝上。他随手把那个残余的烟头丢在沙发椅旁的痰盂里，一边拍拂着烟灰，一边却想出了下文：

“大概流星是在天上飞过的，所以说要看的人留心，从下半夜两点钟看到四五点钟，东南方。像正月里放花筒的流星一样的东西，喔，不错，就是六月里晚上看见的星游河，对了，对了，就是星游河。”

他很高兴地拍着大腿。他以为他已经替他的太太解答了一个疑问。这使她很失望，她等了半天，只听他解说了一个流星。

“那么可就是扫帚星呢？”她还问。

“扫帚星？就是扫帚星？……不知道。”

他搔着头皮，头垢纷纷落下在肩膀上。这时候，阿蓉在扶梯底下请用饭了。他就好像得救了似的催促着她：“吃饭吃饭吃饭。”先跨着大步下楼了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她和他对坐着。他在沉思着他的金榜市面，而她在纳闷着流星到底是否扫帚星这问题。只有那管门巡捕晓得的，他一定很明白。但怎样可以去问他呢？喂，你说，今天晚报上登的什么狮子流星，是不是就是扫帚星哪？还有，还有你刚才对王公馆里的那丫环说的……你怎么说，看了要怎的哪？但是，怎样可以去问他呢？他会当我是怎样的女人？

但是，那卖报人不是嚷着吗，扫帚星，今天晚上？就算它不是，也不要紧，那管门巡捕没有说，王公馆里的丫环也没有说是扫帚星哪。她说看看天上的星，这是指的什么，不就是说报纸上登着的什么狮子流星吗？

她将饭碗授给阿蓉盛饭的时候，才想起她有一个顶好的顾问在旁边：

“阿蓉，半夜里看扫帚星。”

“扫帚星，谁说？”

“报纸上登着，今天下半夜有狮子座流星。你知道吗，什么叫作狮子座流星？”

“狮子座……流星？哦，流星，流星就是星游河，不是扫帚星，扫帚星是像一把扫帚那样的。”

流星就是星游河，这和丈夫的说数相同，大概是不会错的。流星不是扫帚星，她说得很肯定，而且阿蓉是一向不说靠不住的话的，那么大概也是不错的，但是，

“看得吗，这种星宿？”

“看得，看了好的。你一看见，就穿一只针，眼睛到老不会花的。”

但是她并不希望阿蓉这样回答。

九点钟，是丈夫照例睡觉的时候，她提出一个办法：

“今夜把床移在窗口睡。”

“为什么，发痴？”丈夫睁着惊异的眼睛问。

“看流星呀，我要看。”

她开着小桌上的闹钟，让它在两点钟时响起来。丈夫看看窗，又看看床，半晌没有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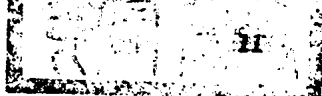
“冷，有什么好看？”他终于这样说。

“冷？玻璃窗关紧着，那里会冷，你不高兴，你就睡在床上，让我把沙发搬过来睡。”

太太一赌气，和善的丈夫就只得把双手插在衣袋里，把鞋底微擦着地板。于是她过去推动那床。她回头对他一望，于是他去帮助她。

床横在窗前，她就躺下去。稍微侧转了头，她看见一规下弦的霜月和一角繁星的天。

丈夫的鼾声几乎要震动了窗上的玻璃，她还醒着，虽然她自己很想早些睡熟。她怀疑报纸上的记事是否确实？今天晚上有没有流星？还有，一个最大的疑问，看见了这星，究竟能不能……正如那个管门巡捕所说的那样？迷信，这也许仅仅是一种迷信，她有些自己失笑起来。可是，一方面，明知道这是下半夜的事，她还是在室内的幽暗中凝视着窗外的繁星。她想早一些认出它



们之中那一颗是要流逝的。

她听见楼下的钟敲十点，十一点，但没有听见敲十二点。

耳朵边一阵震惊，她醒了。两点钟。

她揉着眼睛，第一就看窗外的天。月已经升到屋顶上去，看不见；星还是在闪烁，但没有流。丈夫还是在鼾声雷动，他好像连身子都没有动过。这样好睡，倒下头来就像牛一样。那个医生要他去检验，难道这都是因为他有毛病么？从来没有听说他有什么毛病，他连小寒热都不曾发过。他会有什么隐病吗？卓佩珊夫人心里这样设想，但眼睛依然对着玻璃窗外的天看着。

似乎是好久了。流星呢？还没有看见。她从被窝中伸出手来，肘子碰着了丈夫的肩膀，她觉得好像被石子撞了一下。她掀一下床边的电钮，灯明了。她看桌上的钟，还只有两点三十分。随即又熄了灯，再看着窗外的天，她恐怕当她偶尔眼看别处的时候，那些星悄悄地都流过了。

她渐渐地感觉到寂静。是的，午夜之后的秋天，不是很寂静的吗？她试着用肘子去推丈夫。费了很大的努力，她听见他那两片厚实的嘴唇咂响着，身子蠕动起来了。

“喂，醒醒，醒醒！”

她悄悄地说，但他在朦胧中只哼着鼻子：

“嗯，嗯，嗯？”

“看流星，喂！看星呀。”

“嗯，有了？看见了没有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

丈夫蒙着被头笑起来，重新翻了个身。

“发痴！睡罢。”